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卷二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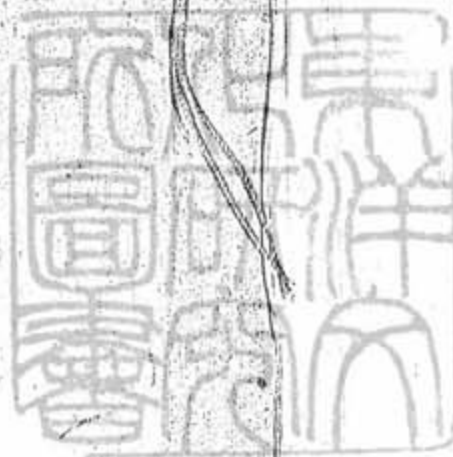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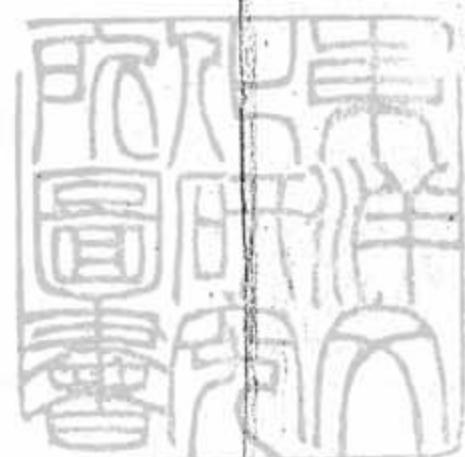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廿四至廿七
一射



Handwritten notes or signatures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including a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東洋書院藏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四

制國用

經制之義下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
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力罷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
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財奉一人以爲君

非私之也將賴之以治之教之養之也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殫其力竭其財以自養其身而不卹民焉豈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為馳騁田獵之娛至於力罷財盡而不能供遘天甚矣雖欲不亡得乎

賈誼言于文帝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細也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食者甚衆生之者甚少而靡

音縻

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

傾竭也

漢之為漢

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言無儲積

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賣爵級及子

即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與同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臣按賈誼告文帝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本而

後漢書卷三十四
欲民之足必先足國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恃也國家粟多而財有餘則蓄積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軍旅不足憂守固而戰勝懷敵而附遠所爲無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於黜末技游食之民而歸之南畝以務農使天下無不耕之夫不織之女耳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勸百姓節儉以爲天下先卒致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之下稱恭儉寬仁之君必歸焉有以也夫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

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

欠

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

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祭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母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輶戰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邵註漢書

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爲異政
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
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廼田賦之常
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
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
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有國家者
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分爲內外二府外府
貯常賦所入如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
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爲貯
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

坑冶贓罰門攤之屬以待宮室衣車賜予燕好
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別儲以備他年之不
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
則可取之於內內府則常爲撙節使不至於不
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
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

九重之上誠念財賦雖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
權其輕重緩急而用舍之每留贏餘以備匱乏
斷不可以軍國之儲以爲私奉之用昔人有言
恭儉賢主常損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

其國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伏惟

聖明裁擇

漢高祖時張蒼爲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爲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爲平天下之要道前代

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自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其後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計相之職本朝罷宰相而以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錢糧然散屬諸司兼釐衆務事多端而職不專臣請如古計相制於戶部卿佐之外添設尚書一員專總國計凡內外倉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在所司稽歲計之出入審物產之豐約權貨幣之輕重歛散支調通融幹轉一切付之久其任

而責成功凡國家有所用度悉倚辦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終申物價之貴賤歲杪報年穀之登耗俾其豫知會本部卿佐定議以聞而為之備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隋承周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闊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乾薑薑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爲過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嗚呼文帝以儉約致富庶煬帝以奢侈致亂亡其明效大驗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爲異說以欺世主誤天下其萬世之罪人歟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

事以租庸調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脩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

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歛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於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歐陽脩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爲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者深有得於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蓋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

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爲而無紛擾之亂以此立法則民熟於耳目而吏不能以爲姦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隨時爲之委曲就其闕而補之舉其滯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謂經常簡易者焉夫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爲國大蠹何也子孫不能守祖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爲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歛

於民以馴致於財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
於此二蠹也爲人子孫而爲其祖宗守宗社者
於常額之外添注一官於列屯之外多簽一軍
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
不可乎非有關於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不
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
之費於我何加損焉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
於一人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於細微哉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歛之爲可以得財而不
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
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
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
欲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
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
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
日益彊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
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
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
之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歛民財

者無藝也既無制民之產之法而歛之又不足以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其言充爲警切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辯是非而爲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爲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爲之中止而潛銷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平日相與褻狎私暱凡不可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爲之矣况彼小人無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上人之不

暇且人微言輕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爲君楊
炎爲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禹
謂炎知爲相之體德宗知爲國之務後世所當
取法者也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
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
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
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
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

乃或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
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
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
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
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
異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
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
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爲人

臣而不忠也。必盍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如此辨徒得大易納約自牖之意。而於所謂无咎善補過者亦
有之矣。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倚辦將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爲成書。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

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臣願 敕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夏稅戶口鹽鈔及商稅門攤茶鹽抽分坑冶之類租額年課每歲起運存留及供給邊方數目一一開具仍查歷年以來內府親藩及文武官吏衛所旗軍并内外在官食糧人數與夫每歲祭祀脩造供給等費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成化至於

今日每

朝通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爲準要見彼時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內官若干凡支俸幾何京軍若干外軍若干邊軍若干凡食糧幾何其年經常之費若干雜泛之費若干總計其數凡有幾何運若干於兩京留若干於州郡備若干於邊方一年之內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請依唐人之國計宋人之會計每

朝爲一卷通爲一書以備參考

萬幾餘暇時經

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
以支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省不急
急之用量入爲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
夏秋稅民不聊生

臣按橫歛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橫歛厚征
之法之行民雖怨咨愁蹙然猶歸咎上人之用
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爲生
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藏

之竭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爲而生其
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則富室之
居鄉落也平時貧民資其儲蓄而賴以舉貸一
旦反假借於鄰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莊宗
亂世之君不得已而爲此猶爲非策况國家府
庫未至於匱絕而遽爲此舉可乎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
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常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
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嚴狃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慕士曾孫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爲己私也蓋儲之於內以防外之汎用一遇有軍旅饑饉則以資之使不至於臨時厚歛以害民焉世主尚鑒於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爲己物輕取而妄用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臣因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於繁文外撓於疆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言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
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斯可矣史臣論宋人議
論多於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於一切政務
皆然而於食貨一事爲甚我

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於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
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踰百年于
茲矣其間雖不能無偏滯不舉之處然惟許其
隨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

祖宗之舊也伏惟

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

祖宗成憲以爲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
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
禮法節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常秩者缺闕則補否
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
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
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
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
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
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

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爲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實有類之者蓋今日爲

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之勢雖不至於宋朝之既極然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共漸微爲之節使見在者

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此

國家之大計轍於章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於是亦云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

江南居十九

臣按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爲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爲重

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十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
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
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
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
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
咸賴之矣

以上經制之義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
征歛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
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
舍不一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

此參錯故臣既總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
貢賦之常於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爲一而
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爲
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
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爲之義而後取之
收之用之苟爲不然或出於人欲之私揆
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利之爲
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爲義經制
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爲害經
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

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歛散乎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市糴之令

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後世為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二卦制
器尚象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
貨者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蓋
以其所居異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